

# 星期天夜光杯

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2年3月20日 星期日 第914期 | 新民晚报 | 首席编辑: 吴南瑶 视觉设计: 戚黎明 编辑邮箱: wup@xmwb.com.cn

致“新民晚报”的读者朋友:  
读书, 读有见识的书; 有见识的话, 一句顶  
一万句。思致, 思致才有顿悟; 顿悟的瞬  
间, 一日三秋。

刘震云  
2022. 3. 17.



刘震云和姥姥

刘震云的写作, 通常是两手换着写。一手写历史与故乡, 一手写当下的生活。

新作《一日三秋》的写作, 让刘震云再次回到故乡。一个篇幅不算太长的小说, 写了三代人的故事, 时间的长度却跨越了延津3000年的历史, 故事浓缩、人物生动、叙事老练写意。此前, 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还有更早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和《温故一九四二》, 写的都是故乡延津。

对刘震云来说, 延津既是故乡, 也是世界。

## 1 姥姥让我牵肠挂肚一辈子

刘震云去过世界许多地方, 感觉跟在延津老庄村行走并无差别。虽然各地的建筑、河流、肤色、语言不同, 但“人性是一样的”。

1958年5月, 刘震云出生在河南延津一个普通人家。延津县归属于河南省新乡市管理, 位于黄河北部, 因为气候干燥, 旱灾频繁发生, 种地全靠天气决定。“我父亲是人民公社普通的职员, 我母亲收破烂, 物质非常的贫瘠, 饭食也非常的粗糙。”刘震云回忆。

刚满八个月的时候, 乡下的姥姥把刘震云从县城抱到了乡下, 带回王楼乡西老庄村养活。刘家老宅是一个干净、古旧的院子, 门口种着两棵椿树, 青砖灰瓦, 东西两间、南北两间, 正房的梁上用隶书写着“建于1974年”。院子里有一棵枣树, 姥姥离世后, 它也死了。后来, 刘震云在原位置, 重新栽种了一棵枣树。屋子里的物品和器具, 也都保留了姥姥生活的原貌, 墙上和柜子上, 挂着姥姥的照片。照片上的姥姥慈祥而温和。如今, 照看刘家老屋的彩云是刘家的远亲, 因名字出现在《手机》中, 也成了名人。彩云说: “姥姥活到90多岁, 一辈子好干活, 80多还下地呢。”

姥姥其实不是刘震云的亲姥姥。刘震云的母亲刘素琴回忆说: “我是小时候给人家了, 养母给养大的。震云他8个月时我参加工作, 没时间照顾他, 震云就在老家一直跟着我妈, 他对姥姥感情可深了。我妈可大气, 不是农村一般的老太太, 自强自立, 懂得很多道理, 几个孩子都是她帮助拉扯大的。”

姥姥把他一直带大, 是刘震云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让他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与陪伴, 让他在成年以后的岁月里, 牵肠挂肚惦记了一辈子。

在小说和电影《一九四二》里的结尾部分, 刘震云几次写到姥姥。三年困难期间, 姥姥背着年仅八个月的刘步行四十里, 从延津县城一

直走到王楼乡老庄村。“没有姥姥, 我就是众多饿殍中的一分子。”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姥姥之于孙子刘震云, 却意味着神圣的亲情和信仰, 那是爱、温暖和饥饿、贫穷共同铸就的生活记忆, 也是人性里善良情感的闪亮光芒。

刘震云五岁时, 村里开办了第一所小学, 接收5—12岁的学生, 学费5元。街坊四邻议论纷纷: 饭都吃不上, 哪还有闲钱去上学? 在大户人家当过长工的姥姥没说话, 卖掉了头上戴的银发簪, 卖了五块钱, 拉着刘震云就去小学报名。

姥姥是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农村妇女, 在村里受人尊敬, 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每年一到在农忙季节, 一直是东家们争相抢夺的短工——她弯着腰割完一垅地的麦子, 速度奇怪, 一刻也不停歇, 回头看, 村里那些壮实的中壮年男工, 才将将割到一半。

刘震云问她割麦子的技巧, 为什么速度这么快。姥姥告诉他: “割麦子的时候, 千万不能直腰。再苦再累要忍住, 你起身直了一次腰, 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别人在休息抽烟的时候, 你还得继续不停歇, 不断地坚持割。”

姥姥不认识字, 也没什么文化, 一辈子在黄土地里操劳, 做人认真, 说话朴实。



刘震云

# 刘震云 兜兜转转, 故乡就是世界

◆ 张英

## 2 “哲学家”舅舅教我的道理

刘震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他出生之前, 家里生活就已经很艰难。后来, 这个家庭共要了4个孩子, 三儿一女, 靠两个大人的工资要养活4个孩子, 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家乡人里面还有两个舅舅。在刘震云看来, 都是充满智慧的哲学家。一个舅舅是个赶马车拉货的, 另外一个舅舅则是个当地闻名遐迩的木匠。

“我13岁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第一个人生的导师, 他是我舅舅, 我舅舅个子特别高, 所以他的外号叫大个儿, 他在我们村是一个赶马车的, 他是我们村儿到外边世界距离走得最远的人, 他到过我们县城。我说县城怎么样? 他说楼高些, 人多些。在牛棚里面, 在牛马的吃草声中, 他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 他说, 记住我的话, 不聪明也不笨的人, 一辈子就干一件事, 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

像你这样既不聪明又不傻, 不上不下的人在世界上很麻烦, 你将来娶媳妇的事吗? 我说舅舅13岁该不该想? 舅舅又说, 如果13岁还不想的话, 你就是一傻子。我说舅舅那我想, 他说不想你, 但照你这样既不聪明又不傻的状态, 你只能找个小寡妇。”

一席话终了, 舅舅给刘震云指出了人生的方向: “要想娶个正经媳妇, 得离开这个地方。我说舅, 我要想家

怎么办? 他说, 你没有离开过家, 你怎么知道想家呢? 如果在这个村里边, 你最大的前途也就是跟我一样赶马车。你要是离开这个地方, 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种人生的道路。我听了他的话, 14岁离开了家乡参了军, 一直走到现在。”

刘震云当兵的那几年, 另一个人人生导师, 木匠舅舅的话, 在他路灯下值班站岗、看书以外的时间里, 在面对一片漆黑的沙漠戈壁的时候, 时常涌上心头。

“我另外一个舅舅是个木匠, 脸上有点麻子, 所以大家都叫他刘麻子。刘麻子的箱子柜做得最好, 卖得最好, 渐渐我们方圆40里, 木匠就剩下他一个。所有的同行都觉着刘麻子毒, 所有的顾客都觉着他的木匠活儿好。”

我说舅舅, 所有同行说你毒, 所有顾客说你坏, 你到底是毒呢? 还是好呢? 他说, 人说你坏、说你不好并不重要, 问题是怎么成为一个好的木匠。我说那你是怎么成为一个好木匠的呢? 他说无非别人打一个柜子花三天, 我花的是六天; 但只是花功夫你还不能成为一个好木匠, 他说是因为我喜欢木工活, 我喜欢刨子花发出的那种味道。这个舅舅告诉我, 跟孔子一样的话,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做你喜欢的事情。”

## 3 出发是另一种抵达

命运真是神奇, 自称“全村最笨”的刘震云, 原本想通过当兵改变命运跳出农门, 结果复员回家, 先是当塔铺中学的乡村教师代课, 而后通过高考上了大学。北大毕业后, 刘震云进入《农民日报》工作, 定居北京, 有了铁饭碗的工作, 变成了城里人, 拿到北京户口本, 分到了房子, 成家立业, 也生了女儿, 女儿的名字也与家乡河南有关, 因为雨少旱灾多, 刘震云希望祈祷家乡风调雨顺, 特意而为女儿取名为“雨霖”。

经历了几年军队历练的他, 走南闯北的记者生涯, 让他变得老成, 外表平易近人, 和刘震云一起上北师大研究生班的同学迟子建在文章里回忆说, “刘震云喜欢开玩笑。他开起玩笑来不动声色, 同学们对他的评价是: 刘震云的话永远让人辨不清真假, 所以即使他说真话的时候也没人把它当真。他的性情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沾染了一些云气的氤氲与逍遥, 当你认为看清他时, 其实他还十分遥远。”

刘震云在《农民日报》策划了一个名牌专栏《名家与乡村》, 这个专栏延续了十年了, 至今还在。今年1月份, 这个专栏发表了刘震云撰写的《延津与延津》, 在这篇散文里, 刘震云再一次回顾、解答了他和故乡和文学世界之间的关系。刚开始写作, 刘震云说自己喜欢把事儿往深刻里说, 但这恰恰证明了自己没到达深刻的阶段。就像登山一样, 没到山顶时说的都是山顶的风景如何美, 到了山顶说的都是山下的鸡鸣和炊烟。

“我曾经说过, 文学的底色是哲学。我离开了家乡, 但我和我的作品, 又不断回到家乡。这时的回去, 和过去的离开又不同。我想说的是, 延津与延津的关系, 就是我作品和延津的关系, 也是世界跟延津的关系。换句话说, 延津就是世界, 世界就是延津。”

刘震云自称“笨人”一个, 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 一个是写作, 一个是跑步。



姥姥和刘震云四兄弟